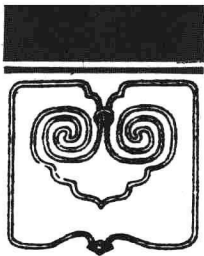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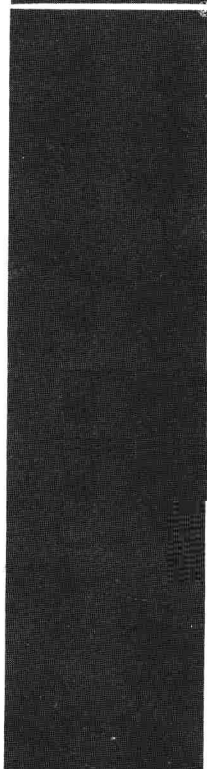
史痛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國家出版社 印行



史 痛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國家出版社 印行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8

特價：140元



痛 史



原 著 者：吳趸人

校 註 者：章苔深

發 行 人：林大坤

總 策 劃：林洋慈

發 行 所：國家出版社

總 經 銷：國家書店有限公司

郵撥帳戶：一〇四八〇一號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1段126之8號3樓

391-2425 • 391-4261 • 392-6748

電 話：391-7918 • 351-0917 • 392-6749

印 刷 者：三文印刷廠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三二號

有著作權・有製版權・翻印必究

71年3月初版

原 敘

秦、漢以來，史冊繁重，庋架盈壁，浩如烟海。遑論士子購求匪易；卽藏書之家，未必卒業。坐令前賢往行，徒飽蠹腹；古代精華，視等覆瓿。良可哀也！竊求其故，厥有六端：緒端複雜，艱于記憶，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箋註，苟非通才，遽難句讀，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歲月幾何，窮年斲齧，卒業無期，四也。童蒙受學，僅授大略，採其粗範，遺其趣味，使自幼視之，已同嚼蠟，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雖欲補習，苦無時晷，六也。有此六端，吾將見此冊籍之徒存而已也。雖然，其無善本以餉後學，實爲其通病焉。年來吾國上下，競言變法，百度維新。教授之術，亦採法列強，教科之書，日新月異。歷史實居其一。吾曾受而讀之，蒙學、中學之書，都嫌過簡，至于高等大學，或且仍用舊冊矣。從前所受，皆爲大略，一蹴而就于繁曠，毋乃不可！況此僅就學子而言耳。失學之輩，欲事窺探，尤無善本。坐使好學之徒，因噎廢食。當世君子，或宜憫之。下走學植謏陋，每思補救，而苦無善法。隱几假寐，聞窗外喁喁。竊聽之，與夫二人，對談三國史事也。雖附會無稽者十之五六，而史事略亦得十之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義之功也。蓋小說家言，興味濃厚，易于引人入勝也。是故等是魏、蜀、吳事，而陳壽「三國志」讀之者寡；如「三國演義」，則自士夫迄于輿臺，蓋靡不人手一篇者矣。惜哉！歷代史籍，無演義以爲之輔翼也。吾于是發大誓願，編撰歷史小說：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讀小說而如身親其境。小說附正史以馳乎？正史藉小說爲先導乎？請俟後人定論之，而作者固不敢

痛 史

以雕蟲小技，妄自菲薄也。握筆之始，先爲之序，以望厥成。

南海吳沃堯跂人氏撰

目錄

目錄

第一回	制朝儀劉秉忠事敵	隱軍情賈似道欺君	一
第二回	聞警報度宗染微恙	施巧計巫忠媚權奸	一一
第三回	守樊城范天順死難	戰水陸張世傑設謀	二一
第四回	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送靈柩韓新當說客	三三
第五回	叛中國呂師夔降元	聞警報宋度宗晏駕	四三
第六回	死溷廁權奸遺臭	請投降皇帝稱臣	五三
第七回	痛蒙塵三宮被辱	聞謠訴二將憐忠	六五
第八回	走窮途文天祥落難	航洋海張世傑迎君	七七
第九回	辭尊號楊太妃知禮	議攘夷衆志士定盟	八七
第十回	下江西文丞相建殊勳	度仙霞宗伯成得奇遇	九七
第十一回	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闌河北路	一〇七
第十二回	盜袖鏢狄琪試本領	驗死屍縣令暗驚心	一一七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闌安撫街	山神廟結義狄定伯	一二七
第十四回	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燕京城三宮受奇辱	一三七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一四九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盜案卷盡悉軍情	鄭虎臣別仙霞另行運動	一五九
第十七回	越國公奉駕幸匡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國	一六九
第十八回	滅宋室生致文天祥	論圖形氣死張弘範	一七九
第十九回	洩機謀文丞相歸神	念故主唐玉潛盜骨	一九三
第二十回	謝君直再上仙霞嶺	桂夫人壽終玉亭鄉	二〇三
第二十一回	胡子忠裝瘋福州城	謝君直三度仙霞嶺	二一三
第二十二回	謝君直就義燕京城	胡子忠除暴汴梁路	二二五
第二十三回	瘋道人賣藥濟南路	鄭虎臣說反蒙古王	二三七
第二十四回	俠史華陳屍燕市	智虎臣計襲濟南	二四七
第二十五回	賺益都鄭虎臣施巧計	辭監軍趙子固謝孤忠	二五七
第二十六回	應義舉浙民思故主	假投降宗智下惠州	二六七
第二十七回	忽必烈太子蒙重寬	仙霞嶺義兵張撻伐	二七七

第一回 制朝儀劉秉忠事敵 隱軍情賈似道欺君

鴻鈞●既判●，兩儀●遂分。大地之上，列爲五洲；每洲之中，萬國並立。五洲之說，古時雖未曾發明，然國度是一向有的。既有了國度，就有競爭。優勝劣敗，取亂侮亡，自不必說。但是各國之人，苟能各認定其祖國，生爲某國之人，卽死爲某國之鬼。任憑敵人如何強暴，如何籠絡，我總不肯昧了良心，忘了根本，去媚外人。如此則雖敵人十二分強盛，總不能滅我之國。他若是一定要滅我之國，除非先將我國之人，殺淨殺絕，一個不留，他方才能够得我的一片絕無人烟的土地。

看官，莫笑我這一片是歇話，以爲從來中古今歷史，總沒有全國人死盡方才亡國的。我們不如這樣講，只要全國人都有志氣，存了個必要如此，皆肯亡國的心，他那國就不會亡了。縱使果然是如此亡法，將來歷史上叙起這些話來，還有多少光榮呢！

却說宋朝自從高宗南渡●以來，偷安一隅。忘却徽、欽北狩之辱，還覲然面目，自信中興●。誅戮忠良，信任秦檜●，所以南宋●終于滅亡而不可救也。高宗之後，六傳●而至度宗。其時遼●也亡了，金●也滅了，夏●也絕了，只剩了蒙古一國，氣餒方張，吞金滅夏，屢寇中華。既佔盡了北方一帶，又下了四川，困了襄陽，江、淮一帶，絕無寧日。

原來蒙古的酋長●，姓奇渥溫。自從宋寧宗開禧二年，他的甚麼「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名叫「鐵木眞」的，稱了帝號。（看官，須知蒙古本是游牧之國，鐵木眞雖是稱了帝號，那時他還不知道

這個「帝」字是怎麼樣寫法，所以他雖建了許多甚麼九旒^㊸呀、八旗的。在那鄂諾河^㊹地方，卽皇帝位。羣臣却還是叫他「成吉思」。這「成吉思」三個字，在蒙古話裡就是「皇帝」了。）他的稱帝，雖是看着中國的樣子，却連年號也不懂得建一個。後來慢慢的有那些全無心肝的中國人，投降過去，在他那邊做了官，食了俸，便以爲受恩深重了。拿着「盡忠報國」四個字，不在中國施展，却施展到要吞滅中國的蒙古國去了。所以蒙古人也慢慢的吸收了許多中國文明。到了第四傳，他的甚麼「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叫「忽必烈」的，才曉得建個年號。

這一年——宋度宗咸淳七年，正是蒙古忽必烈的至元八年，方才去了「蒙古」兩個字，改一個國號，叫做「元」。他何以不知「名從主人」之義，捨去自己「蒙古」二字，改一個「元」字呢？只因他手下有一位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姓劉，名秉忠，表字仲晦的。這一位寶貨，本來是大中華國瑞州人氏，却自從先世，即投入西遼，做了西遼的大官，成了一家著名的官族。他的祖父，却又投入了金朝，去做金朝的官。到了這位寶貨，才投降蒙古，又去做蒙古的官。這一天他忽地生了一個「盡忠報國」的心，特地上了一封章奏^㊺，說甚麼：「陛下欲圖一統中原，必要行中原的政事，一切典章禮樂制度，皆當取法于中國之堯、舜。中國自唐、虞以來，歷代都有朝代之號。今陛下神聖文武，所向無敵，將來一定要入主中原，不如先取定一個朝號。據中國『易經』、乾元之義：乾，乃君象，元，首也。故取朝號，當取一個『元』字」云云。忽必烈覽奏大喜，即刻降旨^㊻，定了這個「元」字，從此「蒙古」就叫做「元」了。

忽必烈（以後省稱元主）又特降一旨，叫劉秉忠索性定了一切制度。秉忠正要顧他的才幹學問，

巴不得一聲奉了旨意，定了好些禮樂、祭祀、輿服、儀衛、官制等條例。又定了許多「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龍虎衛上將軍」「金吾衛上將軍」「奉國上將軍」「昭勇大將軍」等名目。元主一一准從。

又降旨叫他起造宮殿。秉忠也樂得從事。于是大興土木，即在燕京起造。也不知費了多少年月，耗了多少錢財，方才一一造成。各處題了名字：改「燕京」做「中都」，後來又改爲「大都」。宮殿落成之後，元主就喜孜孜的，叫欽象大夫，揀了黃道吉日，登殿受賀。到了這日，自是另有一番氣象。但是庭燎光中，御爐香裡，百官濟濟跽跼，好像是漢官威儀，却還帶着好些腥膻騷臭牛奶酪酥的氣味；雕樑畫棟，螭陛龍坳，好像是唐宮漢闕，却還帶着許多騎駱駝，支布幔，拔下解手刀割吃熟牛肉的神情。

閑話少提。却說元主登殿受賀之際，享盡了皇帝之福，覺得這個滋味很好，不由的越發動了他吞併的心，遂又降下旨意，一面差官去安撫四川、嘉定一帶；一面差官去催襄陽一路，務須速速攻下，不許有違。又指撥了兩路兵，去攻掠江、淮一帶地方。衆官奉旨，都是興興頭頭的分頭辦去。

只有宋朝這位度宗皇帝，還是一味的荒淫酒色，拱手權奸。只看得一座吳山，一個西湖，便是「洞天福地」。外邊的軍務吃緊，今日失一邑，明日失一州，一概不聞不問。宮裡面任用一個總管太監，叫做巫忠；外面任用一個宰相，叫做賈似道。

這賈似道，本來是理宗皇帝賈貴妃的兄弟。賈貴妃當時甚是得寵，乘便在理宗跟前代自己兄弟乞恩。理宗遂將他放了一個籍田令，後來慢慢的又做了兩任京、湖南北、四川宣撫使，又放過一回

蒙古議和大臣，回來就授了知樞密院●事，居然是一位宰相了。說也奇怪，那些投降到外國的中國人，反有那「盡忠報國」的心；倒是處在自己本國的中國人，非但沒有「盡忠報國」的心，反有了一種「賣國求榮」的心。真是叫人無可奈何了！

賈似道這廝，出使過一回蒙古之後，不知他受了蒙古人多少賄賂，要賣掉中國江山。那時我並未跟着他去做他的帳房，此時不便造他謠言，所以不會知道他的細數。但是他自從回國之後，即在臨安城外，葛嶺地方，購了幾百畝地，在那裡起造花園，作為別院。就花園裏面，起一間半閑堂，叫了捏像的匠人來，將他自己的像捏塑了一個，就同他自己一般大小，手脚都用機關裝成。舉得起，放得下，以便多裘夏葛的同它換衣服。這偶像就供在半閑堂中，叫些歌姬，終日輪着班，對着這偶像彈絲品竹。他自己一個人享用得不够，還要弄一個偶像來代他，這豈不是異想天開到極處了麼！他又歡喜金玉古董玩物，所以又在園裡蓋造一間多寶閣，將賄賂所得的古董東西，都羅列在閣上。天天到閣上去撫摩玩弄一回，風雨無阻。這就是他的日行公事了。其餘認真的軍務事件，倒反而一點也不放在心上；非但不在心上，並且還授意滿朝文武諸臣，瞞着度宗，不叫他知道。當時賈似道威權日重，十朝一朝，入朝不拜，朝中文武，哪一個不畏懼他！但聽了似道一言，比奉了聖旨還厲害；所以都幫着他去隱瞞。你想這度宗皇帝，如何不在鼓裡做夢呢！

當時還有一位同知樞密院事，姓留，名夢炎。雖然是個狀元及第出身，平生却是一無所長。幸得結識了賈似道，似道提了他一把，就頻頻升官，授了同知樞密院事。所以他對於賈似道，總是依阿取容，沒有一件事不是稟命而行，惟命是聽。慢慢的就做了似道第一心腹人。

這日似道正在多寶閣中，擺弄一個玉雕的裸體美人，只見門上的人來報說：「留樞密來拜訪。」似道便說一聲：「請。」那門上翻身出去，不多時便引了夢炎上閣來，夢炎連忙上前打拱問好。似道在太師椅上，慢慢的半抬身說得一個「請」字。夢炎就在旁邊坐下。似道先問道：「年兄到此，不知有何見教？」夢炎欠身道：「剛才在院中接著襄陽諸兵的文書，說是危在旦夕，樊城被困尤急；所以來與老先生商量。」似道道：「這文書有別人知道麼？」夢炎道：「沒有人知道。」似道道：「臺諫中人呢？」夢炎道：「只怕也不見得知道。」似道道：「這就是了，何必理他？我想在外頭將官們自有道理，我們其實不必多管，由得他去。這也是兵法所言：『置之死地而後生』呢！不然，憑了他一紙文書，今日遣兵，明日調將，我們是要忙得飯也不能吃的了。只是不要叫皇上得知，我們只管樂我們的。」夢炎連忙欠身說兩個：「是」字。因看見似道手中擺弄着玉美人，便笑說道：「老先生何以寵上一位假美人來了？」似道也笑道：「這是前日淮安撫使送來的。我因為他因材施琢，頗見巧妙，所以拿來玩弄一番。」說罷，遞與夢炎觀看。夢炎連忙接過來，仔細一看。只見這玉美人約有一尺來長，可巧翠綠的地方，雕成裙袴；其餘面、目、手、足、腹、背等處，都是雪白的。那臉面更雕得千嬌百媚，神情像活的一般，十分精細。看罷，雙手遞還似道，說道：「這美人好是好極了，只可惜不是活的。」似道笑道：「年兄你又來了！真真活美人，哪裏有這種標緻臉兒呢？」夢炎想了半晌，正色道：「似這般美人是有一個，只可惜不能到手了！」似道聞言連忙問：「是哪一個？為何不能到手？」夢炎道：「這是學生的鄰居，商人葉某之女。經學生親眼見過的，生得蛾眉鳳眼，杏臉桃腮，莫說是凡人，只怕天仙化人，也沒有這種可愛的面貌呢！」似道挺着臉問道：「為何不能到手呢？」

夢炎道：「今年正月裡選宮女；選了進去了，如何還好到手？」似道笑道：「任憑他宮裡去殿裡去，我有手段弄她出來。」夢炎搖頭道：「談何容易！」似道道：「如果蒙古人取了去，便難得到手了。如今只在宮裏，還有法子想。」夢炎還是搖頭說談何容易。

似道即叫人傳呼擺酒，一面叫人拿了名片去請座太監來。不一會家僮來報酒席已擺在百花亭上。似道即邀了夢炎，下了多寶閣，步至百花亭。對坐入席，兩邊歌姬排列成行的歌舞起來。酒過數巡，門上的人報巫公公到了。似道忙教請進來。不一會，只見巫忠嘻嘻哈哈的踱進來，嘴裏說道：「兩位相爺在這裏吃酒取樂呢！叫咱家來，想要試試咱家饒嘴不饒嘴。老實說，咱家服侍萬歲爺吃的時候多呢！嘴是向來不饒的。」似道、夢炎連忙起身讓坐，又叫撤去殘肴，重整筵席，讓巫忠上首坐下，重新飲宴。巫忠便問見召何事。似道道：「無事不敢相煩，刻有一件事，非公公大力，不能幹旋，敢煩助我一臂。」巫忠道：「只要咱家力所能爲，沒有辦不到的。只求明示，究是何事？」似道便將剛才留夢炎所談葉氏宮人一節，說將出來。又道：「此女既生得十分姿色，令其白首宮門，未免可惜；所以我意欲弄她出來，派入金釵之列，不知能辦得到麼？」巫忠想一想道：「這人不知派在哪一宮裡，有何差使，更不知曾否幸過，倘是已經幸過，或在御前當差，那便費些手脚；若是未經幸過，又無甚要緊差使，這就容易商量了。且待咱家去打聽明白，再作道理吧。」似道問：「此女倘在御前便如何？」巫忠道：「那只好放在心上，碰着機會再取出來了。若是不在御前，咱只要悄悄的用一乘小轎，抬她出來，送到府上；咱在花名冊上，填她一個病故就完了。」似道拍手道：「妙計妙計！只求早日設法，便是感激不盡了。」巫忠連連答應。說罷，又開懷暢飲，直飲至日落西山，方才撤席。

巫忠、夢炎，正要辭去，忽見門上人捧了十來封公文上來，說：「是剛才賣公文的人送來的；因見相爺會客吃酒，不敢造次拿上來，今特呈覽。」似道道：「爲何不送到樞密院去？」門上道：「奴才也曾問來，據來人說院裡沒有人。因是要緊公事，所以特地送到相府，探得相爺在別院，所以特地送來的。」賈似道接過一看，也有淮東來的，也有淮西來的，也有湖南、江西一帶來的。明知都是告急文書，他却並不開看，將來一總交與夢炎道：「請年兄明日一一都擬了詔旨批駁他回去。被圍的責他力守，聞風告警的責他預備進兵便是了。我也無心去煩瑣這些事。」夢炎連連答應。似道又對巫忠道：「這事費心，在裡面萬萬不可提起。」巫忠道：「儘可不提起，只是咱有一事，要請教相爺：如今蒙古兵馬如此厲害，倘一旦到了臨安，我們作何處置呢？」似道哈哈大笑道：「巫公公你又來了，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麼！老實對你說，你想宋朝自南渡以來，天下已去了一半，又經近來幾代的昏君在位，更弄得十去七八，這朝廷明明是個小朝廷了；然而我還是一個大臣，我却還有點志氣，不像那不要臉的奴才，說什麼瓜分之後，不失爲小朝廷之大臣。聽他那話，是甘做小朝廷大臣的了。我却不然，如今是得一日過一日，一朝蒙古兵到了，我只要拜上一張降表。他新得天下，在在待人而治，怕用我不着麼！那時我倒變了大朝廷的大臣了呢。況且他新入中原，一切中原的風土政治，自然還是用中原人，方資熟手。那時只怕我們仍要當權呢！不比那失位的昏君，銜壁與櫬之後，不過封他一個歸命侯，將他投閑置散罷了。到那時我們權勢，還比他高百倍呢。」

巫忠聽了這一番高論，默然半晌道：「這是相爺自己打算的退步，但是我輩奴才呢？」似道道：「這你只管放心。蒙古大皇帝既然入主中原，他一定也要用內官的。而且一切朝儀制度，雖說有我們

一班文人學士去制定，但宮裡的禮儀，外臣是不能入去教習的，少不得我頭一名就保舉你。」巫忠聽罷，連連點頭。夢炎在旁深深打了一拱道：「到那時可不要忘了學生。」

三人正講到得意之處，忽聽得外面噹噹噹三聲雲板，門上的飛跑進來報道：「聖旨到，請相爺外堂接旨。」似道道：「天已掌燈時候了，又降甚麼旨起來了？」隨問門上道：「甚麼人送來的？」門上道：「是一名內官。」似道道：「叫他進來吧，我酒已多了，甚麼接不接的！」門上答應去了。不多時來了一個內官。似道便問：「甚麼旨？可交給我。」內官道：「並沒有手諭，只傳諭召相爺入朝。」似道道：「你知道甚麼事嗎？」內官道：「不知道。」似道沉吟了半晌道：「知道了，我就來。」那內官回身去了。這裡巫忠、夢炎也不便久留，告辭而去。似道免不得要更衣入朝。

但不知此去入朝，有甚事故，且待下回分解。

●鴻鈞——鴻，古同洪字，是大的意思。鈞是治陶人製造圓器所用的「轉輪」，是古時最巧的器具。人稱「天」是大鈞，即指造成萬物，跟陶器的「轉輪」一般。

●一判——是分開之意。

●兩儀——天地叫做兩儀。

●四南渡——宋朝自從徽宗、欽宗二帝北狩，被金兵虜去後，高宗渡江，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所以叫「南渡」。

●五中興——國家既衰而又復興的意思。

●六秦檜——宋，江寧人，字會之。先被金人捕去，高宗時得脫歸。後爲宰相，力主和議，誣殺岳飛。

⑦南宋——宋朝從高宗到帝昀，都是建都臨安，僅能保有南方一隅，史家稱「南宋」。

⑧六傳——從高宗中經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到度宗共六帝，離身數，應是五傳，大概作者是連身數了。

⑨遼——朝代名。姓耶律氏，初名契丹，後改名「遼」。居住熱河一帶，後被金滅掉。

⑩金——朝代名。是女真族，姓完顏氏。世居松花江之東，屬於遼，宋徽宗時，阿骨打稱帝，都會寧（今吉林），國號金。滅遼後攻宋，被蒙古滅掉。

⑪夏——宋朝初年，趙元昊自立爲帝，國號夏，史家稱西夏。據有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以及甘肅西北部，時爲宋邊患，後被蒙古滅掉。

⑫酋長——是部落的首領。

⑬九旂——旂，就是游字。九旂，又叫做九游，是皇帝的旗子名稱。用作戶籍的編制。

⑭鄂諾河——就是現在的黑龍江上游。

⑮章奏——以前臣子寫給皇帝的書信，叫做章奏。

⑯降旨——降，是下的意思；旨，是詔告。以前皇帝告諭臣民的話，叫旨。降旨，就是皇帝下詔告。

⑰黃道吉日——就是吉祥的日子，也就是俗話說的好日子。

⑱庭燎——古時國有大事，夜晚間在堂階前用柴薪燃火照明，就叫做庭燎。

⑲御爐——皇帝宮殿內的香爐。

⑳螭陸龍坳——螭，像龍而黃，沒有角；陸，是皇宮的臺階。坳，是窪下處。古人仿照螭和龍的形狀，用作裝飾，刻繪在皇宮的臺階上。

㉑籍田令——皇帝親自耕種的田地，拿來作爲祭祀之用的，叫籍田。令，是首長。做皇帝耕種田地的首長，叫

籍田令。

●宣撫使——是官名。宋朝是不常設置的，一有軍旅大事，就命執政大臣去擔任。

●樞密院——是官署名。宋朝樞密院和中書省，是分別掌管文武的兩個機關。

●銜壁輿櫬——銜壁：是說兵敗投降，嘴裡銜着壁玉，當作見面禮。輿櫬：櫬，是棺；輿，是大車。把棺放在大車內，是表明有死罪的意思。

●雲板——是樂器名。當作有急事報告的用處。